

台灣的科技產業政策何去何從

很多人都會關心說「台灣電子業的比重越來越高，是可憂慮的事嗎？」這確實是一個重要的問題，而要回答這問題，也與另一個大家常問的問題- 我們是否還需要產業政策- 有密切關係。

如果我們從台灣電子業的比重是否過高與否的角度來看的話，那我們就必須要談理想的產業分配比重如何的問題，以及這比重分配在現在未來會有何變化，也要討論分散風險、和緩並分散不同產業的產業循環之影響等因素，這些當然是重要的考量因素，不過這些都不是容易有答案的問題。

另一種方式就是換個角度，從產業政策推動新興產業的功能著眼，從這角度看，大致看來電子業在發展了二十多年後，已經可以自己站得住腳，可以不斷的自行繁衍出相關的子產業來，以致越滾越大，因此在這領域只需要一些層次較低的，如鼓勵研發等之政策措施，來配合其發展就好了，不需要更多的錦上添花的補貼，也不需要主導性的產業政策的干預。另一方面來看，需要主導性產業政策的干預的，還是未來的新興產業的領域。

我們不該忘記電子業有今天，實在要歸功於國家在二十多年前就開始為現在的電子業做準備，現在電子業最主要的兩個龍頭- 台積電與聯華電子，都是工研院電子所分家分出來的衍生公司，成立當初是如假包換的公有企業，推動積體電路的「企業家」是政府的產業政策。而當時私部門對這樣的投資，都持非常保留的態度不願投資。

開創新的重大產業的風險確實比較大，在私部門不願或不能承擔此風險之際，產業政策是將這風險社會化，以促使新產業得以產生的一種方法。不過這同時也顯示台灣大企業的企業家精神之不足。

因此重要的問題是，現在的產業政策的重點，是要為二十年後的新興產業作準備，而上述情況已顯示台灣私部門在創造新興產業上可能力有未逮，還需要產業政策的協助與領導。也就是說，未來一定會有一些新興產業，會部分取代今天電子業在台灣的地位，重要的是在現在就要對一些可能的對象做準備，否則等情勢清楚之後再投入就會太晚了。像很多國家現在才想要涉足電子業卻難有成果，很多想要模仿設立工業園區卻也不成功，就可為明證。

不過，未來的新產業如軟體業與生技業，產業特性不同於以往之硬體產業，產業政策的作法必須有所變革，政策措施與相關制度可能都需要改變，才能有成功的希望。

此外我也想談一下「知識」時代的問題。我想沒有人懷疑知識的重要性，不過問題是這在現今有何特別的新意？對臺灣產業政策有何意涵？

知識一向都很重要，即使傳統產業甚至簡單的勞動加工產業也都牽涉到知識與學習，只是在整個流程中，你若能掌握越多的知識就越能加值，這在過去是如此，未來也會如此。這其中牽涉兩個問題，一為是否未來新興產業會偏重知識產

業，一為臺灣的國際競爭力何在的問題，前者很難說，不過即使如此，臺灣要找的利基也未必全然在世界的新興產業中，很多既有或傳統產業中，必然存在很多臺灣具有比較利益的利基，利基會與知識有關，但是臺灣不會只在新興產業中找利基。

在這世紀以來，隨著競爭的加強，隨著產業的陸續發展，知識在競爭中之重要性是越來越大，科學在產業上的運用更是日漸系統化，先進國之間的競爭越來越是在尖端技術發展上進行，因此會讓人覺得知識越形重要。

越是尖端的技術，就越是會鎖在跨國大企業的保險箱之中，臺灣在成功的進行了學習之後，開始較為接近尖端，所要做的產業發展策略之選擇就越來越複雜與困難，也需要越來越艱鉅的投資與決心。所以對臺灣來說，是否要重視知識，其實還是一個產業升級的問題。

發表於「台灣的科技產業政策何去何從」研討會，1999/11/26，孫運璿基金會與台灣經濟學會主辦，台北市。